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西京雜記 第四卷

八九、真算知死 安定嵩真，玄菟曹元理，並明算術，皆成帝時人。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，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，書其壁以記之。至二十四日晡時死。其妻曰：「見真算時，長下一算，欲以告之，慮脫真旨，故不敢言，今果校一日。」真又曰：「北邙青隴上，孤檀之西四丈所，鑿之入七尺，吾欲葬此地。」及真死，依言往掘，得古時空槨，即以葬焉。

九〇、曹算窮物

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，廣漢曰：「吾有二困米，忘其石數，子為計之。」元理以食箸餘轉，曰：「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。」又〇餘轉，曰：「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。」遂大署困門，後出米，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，中有一鼠，大堪一升；東困不差圭合。元理後歲復過廣漢，廣漢以米數告之，元理以手擊床曰：「遂不知鼠之殊米，不如剝面皮矣！」廣漢為之取酒，鹿脯數片，元理復算，曰：「諸蔗二〇五區，應收一千五百三〇六枚。蹲鴟三〇七畝，應收六百七〇三石。千牛產二百犢，萬雞將五萬雛。」羊豕鵝鴨，皆道其數，果蔬香蕪，悉知其所，乃曰：「此資業之廣，何供饋之偏邪？」廣漢慚曰：「有倉卒客，無倉卒主人。」元理曰：「俎上蒸豚一頭，廚中荔枝一椽，皆可為設。」廣漢再拜謝罪，自入取之，盡日為歡。其術後傳南季，南季傳項瑤，瑤傳子陸，皆得其分數，而失玄妙焉。

九一、因獻命名

衛將軍青生子，或有獻驕馬者，乃命其子曰驕，字叔馬。其後改為登，字叔昇。

九二、董賢寵遇過盛

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，重五殿，洞六門，柱壁皆畫雲氣華藻，山靈水怪，或衣以綈錦，或飾以金玉。南門三重，署曰南中門、南上門、南便門。東西各三門，隨方面題署亦如之。樓閣臺榭，轉相連注，山池玩好，窮盡雕麗。

九三、三館待賓

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，乃開東閣，營客館，以招天下之士。其一曰欽賢館，以待大賢；次曰翹材館，以待大才；次曰接士館，以待國士。其有德任毗贊、佐理陰陽者，處欽賢之館。其有才堪九列、將軍二千石者，居翹材之館。其有一介之善、一方之藝，居接士之館。而躬自菲薄、所得俸祿，以奉待之。

九四、閩越鸚鵡

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，蜜燭二百枚，白鸚、黑鸚各一雙。高帝大悅，厚報遣其使。

九五、滕公葬地

滕公駕至東都門，馬鳴，蹕不肯前，以足跑地久之。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，入三尺所，得石槨。滕公以燭照之，有銘焉。乃以水寫其文，文字皆古異，左右莫能知。以問叔孫通，通曰：「科斗書也。以今文寫之，曰：『佳城鬱鬱，三千年見白日。吁嗟滕公居此室。』」滕公曰：「嗟乎，天也！吾死其即安此乎？」死遂葬焉。

九六、韓嫣金彈

韓嫣好彈，常以金為丸，所失者日有餘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苦飢寒，逐金丸。」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，輒隨之，望丸之所落，輒拾焉。

九七、司馬良史

司馬遷發憤作《史記》百三篇，先達稱為良史之才。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，以為善而無報也；為《項羽本紀》，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。及其序屈原、賈誼，辭旨抑揚，悲而不傷，亦近代之偉才也。

九八、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

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，集諸遊士，各使為賦。

枚乘為《柳賦》，其辭曰：「忘憂之館，垂條之木。枝透遲而含紫，葉萋萋而吐綠。出入風雲，去來羽族。既上下而好音，亦黃衣而絳足。蝴蝶厲響，蜘蛛吐絲。階草漠漠，白日遲遲。于嗟細柳，流亂輕絲。君王淵穆其度，御群英而玩之。小臣瞽瞍，與此陳詞。于嗟樂兮！於是罇盈縹玉之酒，爵獻金漿之醪。（梁人作諸蔗酒，名金漿。）庶羞千族，盈滿六庖。弱絲清管，與風霜而共雕。鎗鏗啾啾，蕭條寂寥。雋又英旄，列襟聯袍。小臣莫效於鴻毛，空銜鮮而嗽醪。雖復河清海竭，終無增景於邊撩。」

路喬如為《鶴賦》，其辭曰：「白鳥朱冠，鼓翼池干。舉修距而躍躍，奮皓翅之戢戢。宛修頸而顧步，啄沙磧而相歡。豈忘赤霄之上，忽池鑿而盤桓。飲清流而不舉，食稻粱而未安。故知野禽野性，未脫籠樊。賴吾王之廣愛，雖禽鳥兮抱恩。方騰驥而鳴舞，憑朱檻而為歡。」

公孫詭為《文鹿賦》，其詞曰：「麕鹿濯濯，來我槐庭。食我槐葉，懷我德聲。質如綈縵，文如素綦。呦呦相召，《小雅》之詩。歎丘山之比歲，逢梁王於一時。」

鄒陽為《酒賦》，其詞曰：「清者為酒，濁者為醴；清者聖明，濁者頑駘。皆麴涓丘之麥，釀野田之米。倉風莫預，方金未啟。嗟同物而異味，嘆殊才而共侍。流光醲醲，甘滋泥泥。醪釀既成，綠瓷既啟。且筐且漉，載筭載齊。庶民以為歡，君子以為禮。其品類，則沙洛淥鄙，程鄉若下，高公之清。關中白薄，青渚紫停。凝醲醇酎，千日一醒。哲王臨國，綽矣多暇。召幡幡之臣，聚肅肅之賓。安廣坐，列雕屏，綉綺為席，犀璫為鎮。曳長裾，飛廣袖，奮長纓。英偉之士，莞爾而即之。君王憑玉几，倚玉屏。舉手一勞，四座之士，皆若哺梁肉焉。乃縱酒作倡，傾碗覆觴。右曰宮申，旁亦徵揚。樂只之深，不吳不狂。於是錫名餌，祛夕醉，遣朝醒。吾君壽億萬歲，常與日月爭光。」

公孫乘為《月賦》，其辭曰：「月出噉兮，君子之光。鷓鴣舞於蘭渚，蟋蟀鳴於西堂。君有禮樂，我有衣裳。猗嗟明月，當心而出。隱員巖而似鈎，蔽修堞而分鏡。既少進以增輝，遂臨庭而高映。炎日匪明，皓壁非淨。躔度運行，陰陽以正。文林辯囿，小臣不佞。」

羊勝為《屏風賦》，其辭曰：「屏風鞞匠，蔽我君王。重葩累繡，沓壁連璋。飾以文錦，映以流黃。畫以古列，顯顯叩叩。藩后宜之，壽考無疆。」

韓安國作《几賦》不成，鄒陽代作，其辭曰：「高樹凌雲，蟠紆煩冤，旁生附枝。王爾公輸之徒，荷斧斤，援葛藟，攀喬枝。上不測之絕頂，伐之以歸。眇者督直，聾者磨礪。齊貢金斧，楚入名工，迺成斯几。離奇仿佛，似龍盤馬迴，鳳去鸞歸。君王憑之，聖德日躋。」鄒陽、安國罰酒三升，賜枚乘、路喬如絹，人五匹。

九九、五侯進王

梁孝王入朝，與上為家人之宴。乃問王諸子，王頓首謝曰：「有五男。」即拜為列侯，賜與衣裳器服。王薨，又分梁國為五，進五侯皆為王。

一百、河間王客館

河間王德築日華宮，置客館二〇餘區，以待學士。自奉養不逾賓客。

一百零一、年少未可冠婚

梁孝王子賈從朝，年幼，竇太后欲強冠婚之。上謂王曰：「兒堪冠矣。」王頓首謝曰：「臣聞《禮》二〇而冠，冠而字，字以

表德。自非顯才高行，安可強冠之哉？」帝曰：「兒堪冠矣。」餘日，帝又曰：「兒堪室矣。」王頓首謝曰：「臣聞《禮》三〇壯有室。兒年蒙悼，未有人父之端，安可強室之哉？」帝曰：「兒堪室矣。」餘日，賈朝至闔而遺其舄，帝曰：「兒真幼矣。」白太后未可冠婚之。

一百零二、勁超高屏

江都王勁捷，能超七尺屏風。

一百零三、元后燕石文兆

元后在家，嘗有白燕銜白石，大如指，墜后續筐中。后取之，石自剖為二，其中有文曰：「母天地」。后乃合之，遂復還合，乃寶錄焉。後為皇后，常并置璽笥中，謂為天璽也。

一百零四、玉虎子

漢朝以玉為虎子，以為便器，使侍中執之，行幸以從。

一百零五、紫泥

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，加綠綈其上。

一百零六、日射百雉

茂陵文固陽，本琅琊人，善馴野雉為媒，用以射雉。每以三春之月，為茅障以自翳，用雉矢以射之，日連百數。茂陵輕薄者化之，皆以雜寶錯廁翳障，以青州蘆葦為弩矢，輕騎妖服，追隨於道路，以為歡娛也。陽死，其子亦善其事，董司馬好之，以為上客。

一百零七、鷹犬起石

茂陵少年李亨，好馳駿狗，逐狡獸，或以鷹鷂逐雉兔，皆為之佳名。狗則有修毫、鰲睫、白望、青曹之名，鷹則有青翅、黃眸、青冥、金距之屬，鷂則有從風鷂、孤飛鷂。楊萬年有猛犬，名青駁，買之百金。

一百零八、長鳴雞

成帝時，交趾、越嶲獻長鳴雞，伺雞晨，即下漏驗之，晷刻無差，雞長鳴則一食頃不絕，長距善鬥。

一百零九、陸博術

許博昌，安陵人也，善陸博。竇嬰好之，常與居處。其術曰：「方畔揭道張，張畔揭道方，張究屈玄高，高玄屈究張。」又曰：「張道揭畔方，方畔揭道張，張究屈玄高，高玄屈究張。」三輔兒童皆誦之。法用六箸，或謂之究，以竹為之，長六分。或用二箸。博昌又作《大博經》一篇，今世傳之。

一百一〇、戰假將軍名

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，孔將軍居左，費將軍居右，皆假為名。

一百一〇一、東方生

東方生善嘯，每曼聲長嘯，輒塵落帽。

一百一〇二、古生雜術

京兆有古生者，學縱橫、揣摩、弄矢、搖丸、樗蒲之術。為都掾史四〇餘年，善詼謔。二千石隨以諧謔，皆握其權要，而得其歡心。趙廣漢為京兆尹，下車而黜之，終于家。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。

一百一〇三、婁敬不易旃衣

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，衣旃衣，披羊裘。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，敬曰：「敬本衣帛，則衣帛見。敬本衣旃，則衣旃見。今捨旃褐，假鮮華，是矯常也。」不敢脫羊裘，而衣旃衣以見高祖。